

蘇州府志
(乾隆)
九

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命
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餘祭卒弟餘昧立
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季札封延陵
故號延陵季子

史記吳太伯世家

吳郡志春秋時人物有慶忌被離要離壽越蹶由掩餘燭
庸夫槩子洩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太子友等十餘人姑
蘇志又有屈狐庸張胥鄒譚夫吾吳赤市四人皆採之左
傳吳越春秋說苑新序諸書慶忌一勇之夫要離刺客之
流夫槩歸而自王載之非所以垂訓其餘諸人始末難考
未知果皆吳產否要之三代時人亦不藉郡志而傳通志
畧之是也因舊志皆載附見其名於此又盧王諸志高
行類載被裘公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
五月有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薪者投鐻
於地蹶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

言之野也吾五月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
姓氏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事見
魏隸高士傳然初學記引吳越春秋則云季札去徐而歸
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云云則亦非吳人也今以無確
証亦附
見焉

漢

角里先生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稱
爲四皓史記索隱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
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
里王劭據周氏世譜爲此說史記正義今太湖洞庭山西南
有祿里村是

嚴忌吳人吳王濞招致四方遊士忌與鄒陽枚乘等俱仕吳以

文辨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陰有邪謀忌知不可說

去之梁從孝王游號嚴夫子

漢書鄒陽
枚乘傳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

人武帝善助對獨擢助爲中大夫是時征伐四夷開邊置郡

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

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嘗稱疾避事

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

先進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帝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

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
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時漢兵遂出
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美將卒之功廼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卽遣太子隨助
入侍助還又諭淮南告王越事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悅
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
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
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
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閒者濶焉久不聞
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

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不可助竟棄市

漢書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

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爲中大夫
與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上使買臣難誦弘後
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
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
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
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
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
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

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廋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數年坐法免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

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
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
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床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
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

扶風

漢書

顧翽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採擷還家
導水鑿川供養每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
草蟲鳥不敢至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西京雜記

龍邱萇吳人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
更始時任延爲會稽都尉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

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
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歲甚乃還
輦詣府門願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甚尊病
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弔焉

後漢書
任延傳

陸閔字子春吳縣人暢之子也世爲族姓篤行好學聰明有令
德選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爲潁川太守致鳳凰甘露之瑞
建武中爲尚書令閔姿容如玉喜著越布單衣光武升堂見
之歎曰南方固多佳人自是嘗敕會稽郡獻越布焉

謝承後
漢書

臯弘字奉卿吳郡人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俱習歐陽
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世祖時榮拜議郎會歐陽博士缺

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同門生郎中彭闕揚

州從事臯弘因拜榮爲博士引闕弘爲議郎弘子徽至司徒

長史

謝承後漢書范書合纂

又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臯

伯通居廬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舍之於家及鴻卒伯通葬之於要離冢傍懷字記今臯橋卽伯通所居當是奉卿之族人舊志云伯通字奉卿誤

陸續字智初闕孫幼孤仕郎中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

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聞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

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興異

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時

楚王英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

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

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續宏勳
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
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續雖見考苦
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
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卒通
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
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
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
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田里禁錮終身續以
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

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

後漢書

按陸氏自續康以下遜抗機雲諸人史傳但云吳人吳郡志盧王志人物內並載明一統志以陸機有華亭鶴唳之語并前後諸陸皆移入松江府新通志因之考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亡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寰宇記引吳地記云二陸宅在長谷谷名華亭陸機歎鶴唳處昔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姪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於是谷是則居華亭者自遜如康以前未嘗居也陸績故居在臨頓里唐史可考世說載賀邵爲吳郡太守至諸屯邸檢校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諸陸屯邸未必皆遠在華亭又蘇峻東征與陸邁俱將至吳密敕左右入閭門放火邁曰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南史陸子真傳王僧達爲吳郡太守入閭門曰彼有人焉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卽陸機從弟玩之曾孫也諸陸子孫仍居郡城者歷歷可據如此唐時華亭縣已分置陸氏尚多吳人則不可因華亭鶴唳一言移作松江人物明矣

何敞吳郡人好道隱居永元中吳大旱民物顛頓太守慶弘遣

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曰郡界有災安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蜚蝗消死敞卽遁去後舉

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搜神記

陸著字文伯漢桓靈之間州府交辟不就惟娛棲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於世四十餘年以汝等必矜義勿苟仕

濁世子孫奉遵遺訓遂二代不仕皆有盛名

王僧虔吳地記

陸康字季寧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在

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內倖譖康檻車徵詣廷尉
免歸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
人攻沒郡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
降帝嘉其功拜康孫爲郎中靈帝卽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
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褒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
袁術屯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
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
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
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

後漢書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太守盛憲以爲上計
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
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
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
爲危悚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遂通書自
白貢卽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
貢語友人張允沈瞿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
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殺之使與岱錯道遂免被
誅時年三十餘隱於餘姚孫策命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